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1月17日在新加坡管理大学发表演讲时，意外阐述了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外交优先次序所做的重大调整。其利用此时机和平台向外界展露美国的新外交思路颇为耐人寻味。

她说，过去10年美国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对抗安全威胁，但现在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阿富汗战争也即将结束，目前最迫切及最根本的任务是更新外交政策，将经济放在中心地位，以应对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并巩固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战略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对全球经济的领导。

希拉里的上述言论预示着美国的外交战略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调整和转向，向外界显示了它近些年来反复阐明的“重返亚洲”政策背后的底蕴，也将对亚洲地缘政治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决定对外交战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说明它一如既往地充满忧患意识、对自身问题具有敏锐认识及勇于剖析自己并随时作出变革的强大的国家体制优势。

希拉里所称的“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意涵丰富，为美国外交战略大调整提供了深厚的背景。它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要素：

一是，全球化及自由贸易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它们让一个小国，不需要幅员广阔也能够强大、受尊敬并成为领导者。她在以新加坡为例时说道，新加坡人口虽然只有美国的六

应对美国外交战略转向策略谈

丁咚

分之一，却是其第15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超过2000家美国公司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而且每个国家都想跟新加坡做生意，无数的访客、货物及资金纷纷涌入这个小岛国。新加坡的经验将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美国不得不对新加坡的安全和稳定十分关注。

与第一个要素密切相关的第二个要素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利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主义的好处，在过去几十年里获得了长足发展，不断改写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政治形势和格局，重塑了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政治以及地缘政治面貌，它的一个实际成果是使得亚洲重新成为全球瞩目的新权力中心，中国和印度发展所展示的力量打破了原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某种平衡，越来越不容忽视。就像希拉里所说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与美国相比，在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军事能力上还相差很远，但它们依靠经济上的增长在国际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东亚地缘政治领域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因此，美国必须加强经济上的对外联系以及对全球和利益攸关的地缘经济的领导，以此继续维持其战略领导地位。美国近期“重返亚洲”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正是基于此。

美国将经济作为外交优先方向的战略调整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应激”反应，更是其内在深切危机感的体现。2008年以来美国在新一轮金融危机中遭到了巨创，“资本主义危机论”再次甚嚣尘上，传统的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似乎对经济上的困境都束手无策。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以民主党一贯的做法，加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改革税收政策，积极利用经济政策工具影响经济运行，并实行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增强民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尽可能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扩大海外贸易和出口，但几经努力，美国经济仍然未能完全走出危机，并出现了所谓的“财政悬崖”难题。在自身危机的促动下，美国有更多动机和理由利用全球化和自由主义贸易带来的海外机会，并加大力度进军至关重要的亚洲市场，为美国产品和服务寻找买家，也吸引更多国外投资，以此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并恢复资本主义的活力。因此，可以说，希拉里的演讲强调经济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是美国自身危机提出的根本要求。

并不忽视战略安全及价值观问题

美国在对外战略上进行大调整，将经济置于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对战略安全以及价值观问题的忽视，相反它在实施以

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战略时，将会综合考虑战略安全和价值观因素，并交替使用经济外交政策工具和战略安全及价值观工具，为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履行其国际责任服务。

总体而言，美国这一战略将以经济作为优先方向和关切重点，在实施外交时，在经济上更加主动、积极地采取进攻姿态，与有关国家展开积极竞争，并利用自己的传统外交优势，参与经济外交并极力获取主导地位，包括领导建立多边外交组织，参与并主导某些已有的区域多边外交组织，以保障美国在全球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领导权力，同时在安全战略和价值观领域则采取战略上的守势，主要侧重于战略上的防范和制衡，为经济外交的实施和推进，创造安全和良好的环境，并最终为其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战略服务，为其国家利益服务。

就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来说，它就是以美韩、美日战略同盟为基础，加强与传统盟友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的战略联系，并以经济、安全和价值观齐头并进的方式寻求越南、缅甸等新朋友，构筑了对华战略防范和制衡的基本框架。为了拓展其在亚洲的利益，它除了利用东盟（亚细安）、东亚峰会等多边外交工具、渗透美国意志之外，也积极地创建由自己掌控游戏规则制订和实施的专门的多边外

交组织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扩大其在泛太特别是亚洲的影响力，促进一个更开放和自由的贸易体系。

美国在亚洲战略上包括对华关系上，基调是更多地分享全球化和自由主义贸易原则的益处，加强与中国等国经济上的竞争，主动抢占主导权，并以安全战略和价值观为工具，防范中国崛起为具有进攻性和侵略性、不受其国际规则约束的超级大国，并在地缘政治中进行再平衡，消除区域国家对亚洲一极超强格局的担忧。因此，归根结底其进攻性色彩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安全战略、价值观方面。比如它对东盟有关国家作出的安全承诺，改变了以往在价值观领域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

随着美国战略的调整，其在亚洲的声音和实际地位将在未来数年得到显著增强，中国暂时无力改变美国领导世界包括区域事务的现实，因应其外交战略转向的最好策略是，放下安全方面的包袱，既要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卫自身，更要积极地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维护稳定的局面，为接受美国的经济竞争的挑战，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博弈，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中提供前提和基础。中国必须更加按照数十年来经受时间考验的世界通行规则行事，成为全球和地缘政治的建设性参与者，在与美国充分协调下，逐渐肩负起参与领导亚洲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是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